鄒東郭曰人之所言與思者道然道至精至粹無臭無声却以言與思求之者

# 新鐫諸子披萃卷之一

明　邗江　李雲翔　為霖甫　評選

秣陵　社友　唐捷元　垣之甫　參閱

唐建元　翼甫甫　較梓

## 原道類

### ○一宇篇　關尹子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戞戞乎闘也勿勿乎（猶切切也）似而非也

粗盖道即天也命也神也玄也不可名言不可致思而萬事萬物錯綜變化渾淪磅礴無所不在無所不有此非優聖智達鬼神其孰能知之

而爭之而介之而哯之（哯音硯吐也）而噴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此非天彼神此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

李為霖曰以水喻道即逝者如斯之意夫子所以企稱于水

李為霖曰道原無人我人我忘便是道見

崔後渠曰見道深不可測遠不可窮處

王賜谷曰見人能弘道

實忘異名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李爲霖曰道原自渾淪無名自然而然無所不備

蔡虛台曰見道環中而應不可名言不可到思

李爲霖曰道即五行而見隨歸窮究經見道無處不可見原無可見

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憧憧往來而無羈乎物迭迭應感紛紜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爲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曰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遊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曰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

朱後渠曰見求道不可參以人欲

王暘谷曰見不着迹象

亦假之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魚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曰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曰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爲者必敗執

相承前段

李爲霖曰二段總見道無可爲無可著處

杜静臺曰聖人雖動而不息實不息不勉與道相依若以勤成固執識之淺矣

者必失故聞道于朝可死于夕曰一情冥爲聖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惡爲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者爲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

詹中岳曰見物欲之病

王暘谷曰照應前朝聞夕死

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什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弃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而壞之易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生不名爲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事不名爲道

杜前臺曰見道之有本

黃崖翁曰申明朝聞道段

李為霖曰又言前以水見道一段見道之英識

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勿遇異物橫執爲道殊不知舍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得本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于一息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汚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

劉東廓曰淺淺立喻愈確

蔡虛齋曰見道能明是非

王陽明曰正結上道不可名言不可致

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曰小人之權歸于惡君子之權歸于善聖人之權歸于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曰吾道如劒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曰籩不問豆豆不答籩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問歟答歟一氣往來道何在曰仰道者跂如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于聖

不貫道于愚

顧東江曰此篇分二十八段首二段論道卽天命神玄不可名言不可致思第三段以水立喻第四段又正說自第五段至第十段皆設喻以發明之自十一段至十五段說道在不思不勉自十六段至二十段正說中挿喻語自二十一段至末皆以譬喻跌醒道率于性本萬物皆備人欲不得而汨之故首曰天命神玄次曰無人無我又

徐儆葵曰此言理之先見隨物而呈其

曰道無不在又曰道如海道如處暗道如劒又以末四句收束前意無一字疎散無一意放空精于論道矣

李爲霖曰道原不可言不可思是一篇主腦逐段引喻或正或反無不聯貫無不典雅毫無散漫疊架之病是警策文字

○二柱篇　關尹子

關尹子曰若椀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

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
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二
雌一雄卵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
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
火愛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先
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
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
太空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無有升而
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爲火降者爲水欲升

李爲霖曰天地原是陰陽以成其條五行以代陰陽之用萬物之蕃無非五行化生观愛精神魂魄等字引喻更詳

州天地
圳聖

詹中岳曰風火雨徐今形聚二件俱醒

王鳳洲曰見水火無毀有

而不能升者爲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火爲神爲地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在者爲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曰天下之人盖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盖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曰心應棗肝應榆人之心與肝其性相感應在棗榆二

[illegible]文[illegible]則奚

[illegible]郭曰心能生氣之能攝摸萬物如此

崔後渠曰此應昔以建天地者吉邑之[illegible]理

樹
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睛夢火天地通我我
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曰天地雖大有色
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
天地地者存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
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
手不觸刃刃不傷人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
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
形不照欲去天地者盎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
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曰天非自天有

王公度曰夢喻乃其覺後語

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箑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爲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爲形曰寒暑溫凉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

王□參曰此見感應之理

章□山曰此所謂天壽不二脩身以俟之

徐徵弦曰此見人不能外于天地

李[illegible]曰惟[illegible]

即溫吸之即凉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尨石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曰衣搖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

私智認而已之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顧東江曰此篇分十二段凡吉凶之理五行之數感應之機死生之關形氣之用段段精奥割破無遺未出一寓見天地萬物以寓而成苟無寓則飄蓬也虛舟也何以名道

○體道　　老子

道可道謂經術政教之道也非常道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名可名謂富

無形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即此道也

焦弱侯曰晏子徼也者德之歸列子死也者德之徼皆指盡處而言



貴尊榮高世之名也非常名非自然常在之名也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謂道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也吐氣布化出于虛無為天地本始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柔剛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要謂一也常有欲以觀其徼徼即邊徼之徼究竟之謂言物之盡處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所名各異也名無欲者常存名有欲者亡身也同謂之玄玄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玄之又玄天中復有天也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聖賢得錯亂汙辱則生貪淫也眾妙之門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

去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

李爲霖曰玄門原以無爲爲宗故以不可道不可名立意若可道可名卽非自然之道耳大抵恐人之穿鑿有失本來之妙用欲順其自然而已玄之又玄爲衆妙之門豈頑然無知之謂乎雖數十字有無限雋永

李爲霖曰首二句四語結盡養生之道

○養生主　　莊子

吾生也有涯（所稟之分各有極也）而知也無涯（夫舉重攜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膂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以有

涯隨無涯殆已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已困于知而不知止又爲知以爲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志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悶然與至當爲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緣督以爲經順中以爲常也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養親以適可以盡年苟得中而冥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文惠君

李[illegible][illegible]曰此[illegible]丁所好者道以此養生以[illegible]隨寫其所以養生以天理二字合其妙養生盡乎此矣

曰譆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直寄道理于技耳所好者非技也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未能見其理間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但見其理間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闇與理會官知止而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依乎天理不橫截也批大郤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導大窾卽解窾空就導令殊因其固然刀不妄加技經肯綮之未嘗技之妙也常游刃于空未嘗經槩于微礙也而況大軱乎軱戾大骨衂刃刀也良庖歲更刀割也不中其理間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中骨而折刀也今

歸震川曰神如刀刃必以虛養

歸震川曰愚雖拙逆

唐荊川曰總以虛無養其神

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硎砥石也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爲交錯聚結爲族怵然爲戒視爲止不復屬目于他物也行爲遲徐其手也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得其宜則用力少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逸足容豫自得之謂善刀而藏之拭刀而弢之也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以刀可養故知生亦

[illegible]震川曰介[illegible]雖人[illegible]其[illegible]天定

歸震川曰安[illegible]

李爲霖曰不嘶鳴然後悲自以養生又以雉設喻

可養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偏刖之名天與其人與知之所無柰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偏刖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其無所柰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其兩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刖而已哉人之貌有與也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蘄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于入籠而服養哉神雖王不善也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雖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于清曠之地

忽然不覺善之爲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也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至人無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往故致此甚愛也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古者謂之遁天之形感物大深不止于當遁天者也適來夫子時也時自生也適去夫子順也理當死也安時

焦弱矦曰按佛典有解此者云火之傳于薪猶神之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illegible][illegible]形非後形乃悟情數之感有惑者見形朽于一生便謂神情

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夫哀樂生于失得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爲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指窮於爲薪火傳也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不知其盡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李爲霖曰養生以無爲順適爲主不順其自然而汩役其精神非所以養生也引喻更

其奏新聲火宮中一木使諸伶萬指不可于世其說亦甚精矣

林雲銘曰存古處化自出之旨

有韻致

楊用修曰奏刀騞然莫不中音言鼓刀之音節合拍也乃知天地之間無非樂也賈人之鐸喈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于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于音者樂可曾亡哉

○天瑞篇　　列子

子列子居鄭圃。左傳鄭有原圃四十年人無識者。無識其至德者國君卿大夫眎音視之猶衆庶也亦莫能知國不足

□方城曰一篇先頓一个壺子何言哉在前既說一段了又戴說一段何言哉三字自有深意

李為霖曰天地生化之妙惟以一虛無應物故生化不已以下反復詳辨總不出此有生有化不生不化

(年饑)將嫁于衛(旅行曰嫁)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壺丘子林列子師)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音茂)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者)其言曰有生不生(生物而不自生)有化不化(化物而不自化)不生者能生生(不生者固生物之宗)不化者能化化(不化者固化物之主)生者不能生生化者不能化化(不得不生不得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生化相因理無間也)陰陽爾四時爾(陰陽四時指造

一段平

楊升菴曰此老子全章之文而曰黃帝書則知老子之學亦有所傳谷神二字只是形容一個虛字

化也兩爾字正實不生不化之意不生者疑獨獨者高妙無對疑者恍惚無着不生者往復其際不可終即代謝無盡時疑獨其道不可窮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虛也虛中之神常存不死玄虛無極也牝虛而不實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天地自玄牝而出故曰根緜緜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謂用于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有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生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者故不化也明夫不生不化然後能爲生化之本也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

楊升菴曰不白無定名無實跡以下一謂字自是奇特

陶蘭亭曰又分作四個名字其言自妙

楊升菴曰上面先說四個

消自息皆自爾豈有尸而爲之者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若有心生化形色則豈能宰天地而府萬物而不匱乎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自微至著變化相因也太易者未見氣也未見氣無極而太極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始者陰陽未判渾淪是也陰陽既判則品物流行也質性也剛柔靜躁各有其性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

大字此又把形氣首提之此不特言理之妙亦是化文机軸

何擬在曰以一字起又以一字挽後最有机括

李焉嶽曰無全功無全能

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希簡之別稱萬化之宗主也易變而爲一氣一一變而爲七陰陽五行爲七七變而爲九陰陽各分老少與五行合爲九九變者九也窮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爲一歸于形變之始明變化循復清輕者上爲天重陽者爲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陽氣輕清而上爲天陰氣重陽而下爲地陰陽之氣和合而爲人冲亦和也天地之生物亦是合陰陽之精而後化化生生也故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生載聖職

点全用見天地聖人萬物各有所宜相資而成隨其自然不得相違者也此段大有見解
傅貞山曰俱天地而造化又進造化之所以然

教化物職所宜全備也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也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顯之則通也宜定者不合所立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合所位者也

方圓靜躁理不得兼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燾育群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貞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皆是不能違所宜也物之所宜各有一定如曲者不可以爲直小者不可以爲大鹽者不可以爲鹹涼者不可以爲熱是不合

李為霖曰又以生形声色味形容虛字妙絕奇絕

其所位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
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
味者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係于一則爲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
生之所生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
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
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
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夫盡于一形者
皆隨代謝而遷革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皆無爲之職也至無
者故能爲萬變之宗主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

唐垣之曰能字累棲上無為字累見自然而然并有意為之亦一隔史歟

楊升菴曰不整齊中無整齊整齊中不整齊如骨藥萁斷居姑骨秋峰龍陵愈讀愈妙

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凉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知極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子列子適衛食于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攓音蹇顧謂弟子百豐曰惟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無生亦又無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此過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種有幾種數凡有幾條見下若鼃得水為㡭音計水土之氣相繼而生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物根在水上際

字爲寀以此又以有情無情之化生形容其自然之妙見有生必有死有[illegible]以何[illegible][illegible]者何[illegible][illegible]

布水中如覆蓋郎附岸青苔也生于陵屯屯阜也陵阜高之處則爲陵舄隨所生之處而變者陵舄得鬱栖則爲烏足此合而相生也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陵舄車錢草也鬱栖糞壤也車錢子生糞壤中則變爲烏足草烏足根又化爲蠐螬烏足葉又化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胥此也皆化爲蟲生竈下脫無皮無殼如今耕蟲然鴝掇之蟲又化爲鳥乾餘骨鳥名也其日之流

宗方城以連用數也字文勢匯濟

鄭名谷曰即莊子所謂雄鳴上風雌鳴下風相視而風化者也

沫又化爲斯彌斯彌蟲也食醯蠛蠓也頤輅黃軦皆蟲名九猷瞀芮腐蠸亦蟲名也羊肝化爲地皋馬血之爲轉燐也人血之爲血火也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羭之爲猨也魚卵之爲蟲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雌其名大署純雄其名穉蜂羊肝三句皆一形之内自變化也鷂之爲鸇九句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亶爰之山有獸狀如狸有髮名曰類自牝牡相生也鶂相視而生大署龜鼈之類稺蜂取桑蟲祝之使似己子也無雌雄而鳥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下明人

道亦有如此者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如鶂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此因蒸濁而生醯雞生乎酒此因酸氣而生羊奚比音毗乎不荀此異類而相親比也久竹生青寧因于林藪而生青寧生程自若耀至程皆生生之物言變化無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始相因無窮也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入于機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厥昭菌類羊奚草名青寧程皆蟲名馬人皆草名萬物變化生生何所不有入于機言歸于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不知其盡黃皇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

王鳳洲曰此段言死生之理十分明白

李卓吾曰終者不得不終生者不得不生說得分明

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生必由無而無不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修短則與我殊矣會歸于終理固無差也終進乎不知也迭相與為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久當為有無始故不終無有故不盡有生則復于不生有形則復于無形生于反終形者反虛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有生然後之于死初自無生無滅先有形然後之于離散初自無聚無散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

可開今之求仙佛長生之弊[illegible]

楊升菴曰天地間自有一種談論原壞卻此類

鄭少谷曰血氣未定方剛

死則死不可禦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于數也晝亡也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眞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眞宅眞宅太虛之域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氣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眞宅而我無物焉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遷易無時暫停大較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

既衰望人分作三截今此分作四段

陶蘭亭曰此段誨人以貧富死生之理故如此

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雖未及嬰孩之全方于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大山見榮啓期行乎郕音成魯邑名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王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隱伏之緣表識幽顯之驗故析遇人形兼得男貴豈孟浪而言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

王鳳洲曰三樂之說近人情之論也

屠赤水曰列子之書皆尊敬孔子故其寓言之中多借孔子以爲說

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耳林類年且百歲古隱者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

王鳳洲曰林類明于所樂文意欣暢

李爲霖曰死生際往反之說此語甚有見天地間萬物俱以氣聚而生如火之

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吾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我之樂人人皆有人未能自適奚其顧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于胷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樂天知命故無憂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

佛氏無生此佛家說今生來生乎

何撒江曰此列子備理則以名困此之謂而此々生之理也

宗方城曰此世一段辭多

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見有此往復無窮已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不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子貢倦于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莊子云生爲形役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睪音皐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音隔如也則知所息矣息休息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樂天知命而終爲君子離憂昧然而死爲小人

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古者不樂生而惡死）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修身慎行此仁者之所憂縱欲無厭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寢伏也）死也者德之徼也（徼音交言各得其所歸）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此眾寡相傾者也）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于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

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墨子言重形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于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于溺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生死爲寤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去之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碻音敲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靜虛之理

陸貞山曰此
段即川竭水
以成丘水涸
涸而爲虛世
間人以成世
人以之斯行
華以衰世而
不斷世何人
而能淡然是
無[illegible]

則性內安諸已則自然真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靜虛而得其所安若至虧喪而欲鼓舞仁義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有得也

鬻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鬻熊周文王師也有云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握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

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復所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也

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宜言生

往來相接間不省疇覺之哉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潛已死矣

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皆在冥中而潛化固非耳目所瞻察

亦如人自世音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音生

林鬳齋曰此段之意謂天本積氣地本積塊必有壞時故設為此譏以形容之

墮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也髮膚有精麁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況妙於此者乎間不可覺俟至後知人之自少至老亦然亦無間隙之可見必待至而後知故云云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惑不憂彼之所憂喻憤惑彌深何能相喻也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天者豈但遠而無所極耶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音秀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

鳳洲曰易云乾坤毀則無以見道聖人亦有此意但不言耳

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音此蹈終日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道聖人亦有此意此二人一以必毀爲憂一以必全爲喜此未知所以爲憂喜也而互相蔚喻使自解釋固未免于大惑也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爲不壞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爲

楊升菴曰太虛之中無形無聲天地之在其間亦細物耳但以人之所見有物蒼而观之則為有中之最巨

王鳳洲曰末後一轉却曰來不知去去不知來益學

天地散而爲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

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音泰）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于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

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敗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品質與天地顯沒也

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

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亡

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

何爲欣戚於其間哉

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舜
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
何得有夫道身非汝所能有塊然而自有耳有非所有而況無哉舜曰吾
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四大假合而為此身
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陰陽成和而萬物生故曰委順順也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蛻音稅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委蛻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
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今行處食息皆強陽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下句照前四句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

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延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亾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

鄭少谷曰此段意言人在天地之間皆盜竊天地之所有以為生故如此形容

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亾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有豈能有物此明其自生自有也然吾盜而天亾殃天亾共施我公其心夫何有怨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人有其財我佗其私所以致咎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巳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若有盜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

屠赤水曰聖人日用天之眞分此之利以子都如此數針其言一時

君無盜則外內不得與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
之皆惑也天地萬物之鄒稱萬物天地之別名理不相離認而有之心之惑也此見
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亾殃若
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所犯之異未爲
非盜亾公私者亦盜也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遣之非能即而得
無心者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令愛
吝天地閒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吝者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耶
孰爲不盜耶天地之德自然而已公私之名既竊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李爲霖曰此篇凡九段以生化形出虛無自

李爲霖曰清時政和足建立根本故首及之

然之妙見人生當順其性不得穿鑿以害其性逐段變幻奇奇怪怪若巉岩斷石驟而不聯合而不合曲盡姿態可與南華並美

## 白心

管子

建當立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有以靖爲宗靜則思慮審爲建事之宗以時爲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以政爲儀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爲儀和則能久人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爲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

趙浚谷曰措詞與論都似老莊吾儒物來順應之妙如此

嘗也道也故皆不爲之也上之隨天其次隨人人不倡不和
人倡而和事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則與無不違也故其
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
其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
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則其形可索也緣其理則知
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名自形故苞物
衆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
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
水火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冬不爲松柏不凋輟其霜雪夏不

鍾中虛曰為高乎之境界

唐順之曰循其名又責其實是王道為下而無邪陂矣

不為萊麥枯死　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
上其雨露也
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露故萬物利也
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
故天下清而百姓蒙利也是故萬物均既誇眾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
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且眾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
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治
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正言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
正名法備則事無闕滯故聖人無事也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
廢舍也廢舍則百度弛紊也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壅塞也知時

宋大復曰內甘心外兵五刃我以出人人反以入身故聖人戢兵而耀德兵從敵而勝德從身而來

歸震川曰以自治不足論



以為度（事非其時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兵本）其人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賞賜必反于身）其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師克在和也）德之來從於身（修身則德立也）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祐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兵不義而還自害故不可）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則又其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強而卑義信其強（信者申）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弱弱則卑也）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強強則又驕）道者一人

道立欲老莊之旨

羊為霖曰王者之民皞如也故帝力無功

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矣多少皆足者道也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左者出者也左爲陽陽主生故爲出也右者入者也右爲陰陰主死故爲入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月事已從而成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則吉違道則凶豈須卜筮而知乎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寬閑徒然而居能致令名去善之言

王守溪曰無法無始無終無弱即吾夫子忘食忘憂不知老

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善而能為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默然無名也能者無名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所服若無事然也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載之所堪然後當量而出之也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謂為而忘之者也故曰美哉弟弟弟弟與起貌謂能為而不為有契于道如此則功美日與故曰美哉弟弟故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申而不為中乃是有中也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于中之損折中者其唯忘中乎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君弃功名則與衆不異同

[illegible]說[illegible]曰有[illegible]故成可[illegible]有成敵無成貴無而有貴有適以貴無文持有新意非從重無成而已

〔于物者誰能害之也〕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棄功名則無所成名〕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乃是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乃是無成〕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謂月〕巨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已乎〕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勸非之不沮〕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善惡自清也〕無以旁言為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旁譽之言以為事成功無聽其利口之辯言悅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美之

陳廣野曰天維地載一段言至微功柔微若之靈人莊之扶搖孟之五芥

與惡終白顯見也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于上地設于下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靁鼓之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誰使然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請風灑乎天下滿風之洒散滿天下也不見其塞風無壅塞時也集于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熱者遇之則清也知于肌膚惟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則不得

王龍谿曰五官各司其職則事物至而使之也便非上聖之人

董中峰曰道不可以言論

時薄乎其方也謂遇方則爲方韕乎其圓也韕復貌謂遇圓則爲圓也韕韕乎莫得其門雖復圓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爲聲也耳爲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手目足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則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當生者生當夗者夗或夗或生亦神爲之主言有西有東各夗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于各夗其鄉則無不均也置常立儀能守貞乎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儀則而勿失者可謂正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違于道如此者可以官于人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

反至于聖則默而化之神而明之矣

姚大章曰二韓然見精神



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王之猶有惡薄而不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者然後化而通之也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以事物耳發于名聲凝之至或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于體色此其可諭者也不發于名聲不凝于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不發不凝所謂頑鄙及至者也故不可告諭也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亾可也謂人可誘令至于欲所至如此故教存亦可教亾亦河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浪則能濟義於人者詳其神矣與人理相宜則事有舟神與之福祥也適而無適若有適觽解不可解而後解故善舉

吳範菴曰能別善不善而主于中正之途則若揭日月而行矣

朱大復曰入聲陳兵布法

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容若結故不能知其解）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陷于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為善乎則人以我謙退無所舉欲為不善又恐陷于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為物所信則止矣）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如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愕愕守正者忘天下故不憂也）刺刺者不以萬物為策（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智當操求物理而經營切為策也）孰能弃刺刺而為愕愕乎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同衆心然後出之矣）無益言無損言

必以謹慎之心言而成之的謀之同而後出出而一定無益無損可免于更張矣近焉也

湯引菴曰天視民視惡同此則璧可請矣奇文至理

近可以免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何知雖謀之常曰何謀此慎密之至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於彼故自來自知曰稽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同不以和濟同也知苟適可爲天下周自知能稽知人能濟所謂道也若此可爲天下之周愼也內固之一可爲長久適可以知內自固之則長久論而用之可爲天下王既固于心度時論用如此可以爲天下王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于天道視之能精四璧而知請四璧周禮所謂四珪有邸者也祭天所奠也同邸于璧故曰四璧既能知天則祭以四璧而祈請其福祥也壤土而與生天既降福故壤土爲之生百穀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

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所欲適天地之應聖人亦猶是也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簒也臣代於君必是簒奪而取也簒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臣代君則非簒也謂之簒之豈能使紂之衆前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于理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爲簒也則以紂悖其辯巧自異于物逆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巧辯與衆同道何武王之敵窺哉雖欲伐之敵得簒名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脩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即矜名故王道狹也臥名利者寫生危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周其智于六合則神

則盡于物而充于生宜盡也



傷竭故于共生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覆故危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天下則花揚而實衰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未有能名身俱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凶故不可任其仕也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家則與之俱凶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危凶及已也道之大如天無不覆也其廣如地無不載也其重如石萬民之力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爲重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也弃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已而望之於人終無得時故

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君親六合以考

內身遍六合之種一一考之於身身皆備之則何須弃身而遠之也以此知象

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知可行之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行

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生全故曰乃知養生左右前後周而復所執

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將來可行之禮敬而迎之今天來

者必道其道王道從也將來之理必道而來從也無遷無衍命乃

長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遵而行之無遷移無寬衍動而爲之則命久長也和以反

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則形全性順故能相保也一以無

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

文氣脈相貫
洗人所難
警昂渕口有
味

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責生之往來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爲期求性命之理于天則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乃得能之旣不失期則性命之理得也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極謂天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李爲霖曰仲夫爲天下才夫子亟稱之其經濟亦王者佐然相桓公止成其霸業但于心術上微有純疵則流泒懸絕天淵耳此

文首說建立揷靖府政和四句反復議論
吉凶帝王天維地載聲色和同皆獨言道
妙通篇無事不周詳無事落虛幻洋洋灑
灑若蜃樓乍見隱現觀瞻

陽升菴曰守司其門戶一句是撥綱紮領

## 捭闔　　　　　　鬼谷子

捭音擺開也撥也排而振之也

粤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爲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

舒間裳曰陰陽之開闔只是一理聖人守司其門戶不過觀變化之宜審其理之從違先後以爲進退而已理之外於有加也

李爲霖曰聖人之操縱卯天地之開闔以伺情僞密

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較其伎巧短長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爲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虛隨其嗜慾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恉闔而捭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

[illegible]與物命焉終始此段更覺英爽

王鳳洲曰凡[illegible]詩說諸[illegible]辭拙[illegible]聖人以驗世大率如此

唐冠甫曰天地之道應前大抵聖人不過因天地自然之理而已

計謀以原其同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自欲捭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爲之度數聖人因而爲之慮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爲之慮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内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捭闔者天地之道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横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故也必豫審其變化

王敬所曰就人身上心口志意說起見合德于陰陽

康殉峰曰陰陽始終分配立說

張周田曰捭闔之道數墨

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爲陽曰始故言死亾憂患貧賤苦辱棄捐亾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爲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爲謀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

一篇大意

廖明河曰說者得其術時無所不可當時游說之徒有立談而取卿相者得捭闔之道也

崇高與陰言者依卑且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為小無內為大無外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虞伯生曰從上古聖人敘來天地之理不外陰陽究之千變萬化之終始只是陰陽之理聖人先知先覺不過明此以為衆生之先而已後人舉事剛柔開閉弛張之用皆不能外也

張東沙曰捭闔一篇是為說士立個話頭蘊子之俛仰慶弔變說匿情以據徼乘危卽祖此

張周田曰反覆劇論首尾相續而奇秘詭說

令人且駭且愕

王鳳洲曰此段是一篇自頭古今之說以作文法以

○反應　　　　　　鬼谷子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已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不可不察人言者動也已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

頓詳先

陳李泉曰說出反應之旨意思大略俱盡而措言猶句間見叠出

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其張罝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爲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已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定基不審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欲聞其身反嘿欲張反斂欲高

反下欲取反與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聽真偽知同異得其情詐也動作言嘿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皆以先定爲之法則以反求覆觀其所託故用此者己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雖非其事見微知類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反應不失如螣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後知人也其相知也如比目之

張東海曰絶
妙筆下精采
有似韓子處
有此作在祖
此

魚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鐵舌之取燔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旣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已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楊升菴曰人情最深谿谷不足以喻其險川澤不足以喻其變然象事比詞以求之未

潁可泉曰此段論精神意氣

有不瞭然灼照者鬼谷子反應之旨如此

○應物　　　文子

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寡嗜慾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

[illegible]玄超曰外淫於聲色內耗於血氣則精神意慮飄蕩汩沒何得久生長視於世哉

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於聲色卽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音爽趣舍滑心使行飛揚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惟無以生爲者卽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卽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卽無一之

即有萬物之[illegible]物雖物爲一又不可不知知其是如何更生貴賤何不有故

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

王鳳洲曰人具血氣五臟則有視聽聰達倘耳目淫於聲色五臟動搖而不定血氣淫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則短折之蘖安能永年而長生乎惟勿助勿忘無心於營生而自長生者萬物皆備總而爲一矣

知其一則俯仰與乾坤同泰身心與義命
皆安不知有死生貴賤何樂如之

讀子拔萃卷一終